

每次看王羽佳的钢琴演奏视频，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炫技也炫得太酷了。

炫技这个词，似乎不是褒义，有炫耀、哗众取宠之意。但是，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艺高人胆大，没有过硬的本事，凭什么炫技？更何况，王羽佳的演奏不是为炫技而炫技，琴声自然而然地在她的指尖之下倾泻而出，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激情，炫技炫的就是音乐之美、钢琴琴声之美。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青年钢琴家，还真的罕见。

今年是拉赫玛尼诺夫 150 周年冥诞。1 月 28 日，王羽佳与加拿大指挥家雅尼克执棒的费城交响乐团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合作，完成了一场史诗级的拉赫玛尼诺夫全套钢琴协奏曲演出，包括一共 4 部钢琴协奏曲和《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一口气完成，整整耗时 4 个半小时。这既是历史创举的现场，又是顶级演出，现场观众从头到尾被完全吸引，如痴如醉。演出结束后，指挥雅尼克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竟跪在地上，表达了对王羽佳五体投地的佩服。这个夸张的画面，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

这样的表演史无前例。演出时还有个小插曲，当《第二钢琴协奏曲》演奏到尾声时，有观众激动晕倒，被送去医院抢救，幸无大碍。

王羽佳的这场表演难度极大，光乐谱就超过 400 页，绝对是对记忆力、耐力、爆发力和体力的多重挑战。一场音乐会通常两个小时左右，如果是协奏曲，通常只是音乐会的一部分，独奏的钢琴家或小提琴家不需要全场演奏。可这场

如今体检已经颇为普及，肝脏的超声检查即能有效地发现脂肪肝，一次体检下来，有 20%~30% 的人发现有脂肪肝是很平常的事，幸而这些患有脂肪肝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症状，而且肝功能也多数正常，于是大家便也不多介意了。有咨询医师寻求药物治疗者，以前一些医师大多回答：肝功能正常的脂肪肝，为“单纯性脂肪肝”，无需服药，只需“管住嘴、迈开腿”即可。

医师说的并没错，但患者得到的信息则常是：单纯性脂肪肝就是简单的、起码的脂肪肝；无需服药，就是不需要治疗。换句话说：不必当它是一回事。

脂肪肝包括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两大类，前者因过量饮酒引起，而后者则是与“三高”同属于新陈代谢紊乱的“代谢综合征”的一部分，即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中的表现。

故一旦发现脂肪肝便应该深究代谢综合征的其他表现，如有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甚至高尿酸血症之类的表现或趋势，若有应予治疗或防范。二是所谓单纯性脂肪肝，若不注意改善生活行为加以纠正，亦会进展为脂肪性肝炎、脂肪性肝硬化甚至肝癌。因此，学术界已开始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改称为“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以强调其属于代谢综合征的实质。

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此种肝病与肝癌有关。肝癌在我国主要与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所导致的慢性肝炎、肝硬化以及酒精性肝硬化有关。自采用乙肝疫苗预防乙型

音乐会足足持续了 4 个半小时，据说相当于一个工人铲了 10 车煤，中间连一口水都不喝。《纽约时报》的乐评称王羽佳挑战了音乐世界的珠穆朗玛峰；“厚重、感性得恰到好处，触键坚决却没有一个音符展现出了忙乱或刺耳。”《纽约古典乐评》同样赞美：“演奏四首协奏曲外加《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简直超出了人类的极限。”

耐人寻味的是，就是几年前，这些纽约乐评家还在嘲讽王羽佳的短裙不合时宜。这次音乐会现场，她的短裙再次成为亮点。每演奏完一首曲子，她都会下台换一身新的演出服，颜色一如既往大胆、鲜艳、炫目。王羽佳偏爱高饱和度的超短紧身裙，七彩颜色没有不敢尝试的：炽热的红、明亮的黄、耀眼的绿、浓郁的蓝。哪怕踩着 15 厘米的高跟鞋，她也能如履平地，踩起钢琴踏板来游刃有余。最终，王羽佳的出神入化的演奏碾压了保守的乐评家。毕竟，在乐坛上，演奏水平高就是硬道理。

出生在北京的王羽佳，父亲演奏打击乐，母亲从事舞蹈，6 岁开始学琴，她毫不谦逊地说自己就是钢琴神童。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习琴，22 岁到加拿大一个音乐学院继续深造，2003 年开始作为钢琴家在各国演奏，声誉鹊起，这次以拉赫玛尼诺夫的全部钢琴协奏曲音乐会而达到无可争议的顶点。

王羽佳最喜欢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古典音乐之外的偶像则是 LADY GAGA，所以可以理解她的服装审美观。

发生率与酒精性肝硬化的肝癌发生率已无差别。若是再合并有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或合并有糖尿病，则其肝癌的发病率将更高。

因此，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应努力改善生活行为：除了“管住嘴、迈开腿”之外还需戒除烟酒嗜好，肥胖者应该努力减肥。据研究：减重达 5% 以上者能

有利于肝脏炎症的消退，减重达 10% 以上者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肝脏纤维化。合并乙肝、丙肝病毒感染与糖尿病的患者应积极加以治疗，以减少发生癌变的危险因素。

非酒精性脂肪肝，即使是所谓单纯性脂肪肝，也不能掉以轻心。凡事皆需认真对待，何况有关自身健康之事。

冬春交替时，我们敬重的几位翻译家驾鹤远行：姜自良、郭宏安、柳鸣九、李文俊、杨苡等，缅怀是惦念，也是感恩。从新文化运动至今，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都是在译文世界里成长起来的，翻译功不可没。汉语之丰饶、之玄妙，离不开译者群体的贡献。

然而，经典文学基本都被翻译了，重译重出的市场化操作如同乱花迷人眼，也似乎很难再出现当年的大家。另一方面，新作迭出，速度越来越快，互联网语境导致阅读习惯改变，各国都有年轻的写作者偏爱使用简化的语法、语汇，新词涌现又迅速寂灭，大量新作品渴望被翻译、被传播、被贩卖，既需要大量的译者，翻译的难度又似乎在降低。好比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人工智能在这个时代飞速膨胀，智能机器人式的在线翻译似乎敲响了警钟——圈外圈内都有人在问：人类翻译会被机器和算法替代吗？文学翻译还有什么前途？

诗词二首

张文禄

七绝寻春

山河锦绣已排笺，
竟向当时莫等闲。
春色画图谁一手，
轻舟柔橹问江南。

如梦令·望春

经雨海棠滴艳，
柳展宫眉迎燕。
一醉醒来迟，
喷酒红妆面。
长叹，
长叹，
情惹春思无限。

多年前，《西安晚报》刊登了一篇文学评论，从语言分析入手，对我的创作多有鼓励和教益。我在网上读到，欣喜，记住了作者的名字鹿丁联。此后每每想起，在遥远的地方，住着一位不知其详的鹿先生，对我有评论之恩，内心就很感慨。

生命中，精神物质，天上地上，有多少陌生人在丰富我，提升我，却都是默默而行，无须我知，更不求回报。

倏忽过了十年、十五年，到这个月份，整整二十年了，可能老天爷不忍心，就做了安排，让我在陕西作家安黎先生的朋友圈里，突然瞥见鹿丁联的大名。

巧了，安鹿两位先生不但相识，且是要好的朋友。这一次，我除了欣喜，更增了几分急迫，还等什么，马上请安先生帮忙，尽快联系鹿老师，以便送上迟到的谢忱。

鹿老师不是虚叫，真是老师。从安黎文章中略知，鹿老师是全国



近日，在一家山村的农家尝过一顿别有风味的晚餐，用竹筒煮饭盛酒、用瓜叶包肉、香草裹鱼等等，饮食包装感觉特别亲切。真不要说只有粽子是山涧的箬叶“装幀设计”的，其实还有那初夏的南瓜嫩叶衬底的米粉肉、深冬的苋菜严严实实的扣肉，都曾给我们带来过视觉和味觉的清秀与清香。

为什么想到这些？现在入门看到的家里各种什物，都是花花绿绿的塑料包装；出门随处一望更是满目遗弃的化学废品……每天，我们都在跟塑料制品打交道。

还记得吗？昔日，在集市上提几斤猪肉，扎一束拎起就走；买酱油、香醋都是叫“拷”，河沟里抓到几

其实在很多年前，西方翻译理论家就开始探讨翻译的深意。韦努蒂曾说，坏的翻译消融了原语语言与文化的异质性，因而不是不道德的翻译伦理。包括本雅明在内的思想家都注意到了个事实：译文越流畅，译者越隐形。因而，译者既是思想文化沟通的桥梁，又始终困在隐形的境地，无论在声誉还是收入上都属于文化界中的次等公民。各国的文学和理论译者都面临多重困境：倾向归化还是异化？隐藏在这个学术问题背后的其实是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意识；文学翻译如何权衡质量、时间和成本、收益？隐藏在这个现实问题背后的则是文学商业运作的规律；人工智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人类译者的基础劳作，文学文本又在多大程度上仰仗人类译者的智慧和创意？面对这个问题的不仅是科技工程

高考作文辅导名师，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学生，被业内誉为“语文教师的榜样”。教学之余，鹿老师写了大量教育和文学作品，还在报纸开专栏，是硕果累累的作家。

我真幸运，遇上这样一位好老师。

联系鹿老师

刘 齐

手机音乐响了，是鹿老师亲自打来的电话，声音清晰温婉，带有三秦大地的韵味。这样的声音，在课堂，在街巷和田野，都会很好听。我吃了一惊，原来不是先生，是女士。鹿老师笑说，不单是我，许多人看了她的名字，都以为是男的。

为何不叫一个女性化的名字？为何一定要叫女性化的名字？叫鹿丁联蛮好，谁给起的名字，她的父母是什么职业？

前几天接到一位朋友赠送的感应灯，可说是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好帮手。回想起 50 年前，那时候电灯的开关都是用拉线的。

人体是具有自身体温的恒温动物，感应灯在安装的区域范围内会自动感知人体散发的热量，启动电源。智能感应灯不是“长明灯”，白天不会感应到人体的热量，只有环境光线暗到感应器的流明值，感应器才会工作。智能感应灯自带 USB 充电插头，不需开关，无需安装，充一次电可以用 10 天以上。

据来自北京市疾控部门的调查显示，老年人跌倒一半以上发生在家里和小区内，最“危险”的场所是卫生间和卧室。老年人由于视力减退和反应变慢，随着年龄增长更加容易摔跤。60 至 69 岁的老人每年跌倒发生率 9.8%，70 至 79 岁的老人每年跌倒发生率 15.7%，80 至 89 岁的老人每年跌倒发生率 22.7%。特别是，老年人身体虚弱经常起夜，卧室与厕所更是跌倒的高发区域，一旦跌倒多数会发生骨折。智能感应灯虽小，但一定会为老年人居家安全带来方便。

条泥鳅，拿下头顶的斗笠就是惬意的袋袋。更令人神往的是，在水边摘几张阔硕肥大的芋叶与荷叶，卷裹盈升的沁凉山泉水，走过阡陌，走过田埂，送给田间劳作者清饮，这是

“杞人”偶语

袁晓赫

城里人不知该怎么起名的天然纯净水。而这些芋叶荷叶给了你绿色的抚摸、清凉的抚摸，而后“香殒玉消”，没有一点污染。

自从 1902 年，奥地利科学家马克斯·舒施尼发明了塑料袋，情况就完全变了！这个曾被认为是 20 世

师，甚至不仅是译者，还包括作者。

近二十年来，我翻译了小说、散文、诗歌、非虚构等数十部英语作品，不知不觉间被大家认为是专业翻译，但内心始终非常忐忑，一方面知道翻译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译者永远在做一件谈不上完美的工作；另一方面又

认同自己是文学世界里的小小雇佣兵，是文学思想传播流水线中的一枚小小的螺丝钉，最终还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不可以辱没翻译这件事的庄严和重要。我对人工智能一向很友好，就像面对一个成长得很快的小朋友，我们彼此好奇，彼此帮助，也要彼此忍耐，甚至彼此调教。就目前来说，我很喜欢让刻板的机器人帮我完成零碎的小活儿，比如在校对有没有漏译的时候，机器人兢兢业业，挺好。翻到某些需要思索的句词时，我会找它

不及细问，话题转了，鹿老师告诉我，她有一部两卷本的新著《逐光前行》，上个月刚巧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书中刚好收录了她为我写的那篇评论。

二十年间没联系，一联系，一个巧接一个巧。

两天后，书从西安灞桥快递发往北京。

灞桥，多么美的地名。高兴，拆封即读。书中有几篇文章讲到鹿老师的家世和人生经历。青春时代，她在灞河岸边组织“铁姑娘突击队”，干起粗活重活小伙子都服气。1977 年高考入学，毕业后到西安任教，笔耕，科研，参与编写各类语文丛书。无论哪一项工作，都扎实肯干，干出成绩。

鹿老师的父亲是农村会计，忠厚清廉，受村民信赖。母亲操持家务，勤俭善良，养育的子女个个出息。

鹿老师一家人都令我敬佩。

居家的好帮手

汤啸天

纪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发明之一，随着制造商追求利润，开足马力生产销售，塑料袋在全球泛滥成灾，又成了 20 世纪最糟糕的发明之一。1921 年，名声显赫的奥地利化学家马克斯·舒施尼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吊自杀。

在临死之前，他曾连续整整三天，彻夜未眠地实验，为的只是找到一种可以降解塑料袋的方法，然而，他最终失败了。他深感愧疚，“对全人类的负罪感”令他无法再继续活下去。可是，他的“以死谢罪”，并没有惊醒世人，100 多年来，塑料制品仍在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危害着环境！

杞人忧也！

“商量”一下，有时可以看它出丑，或是看到它那么死板，也挺开心的。假如有一天，反过来，它完成了大量工作，最后来找我商量，听从我对人类微妙思想和情感的判定，那也不错。在物流、大型工业领域，机器人早已和人类共生，如同机器铠甲，成了人类劳动力的延伸；我猜想，在文化领域，这个过程正在发生，也必将发生。翻译人与人之间的语言、思想和概念，或许必须要运用人类的特长。但假想有一天，像特德·姜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我们需要翻译外星人的语言、思想和概念，或是像莱姆的小说里写的那样，需要理解索拉里斯星的思想呢？多个帮手不好吗？毕竟，译者一直都在隐身中孤独奋战啊。既已修炼，何惧炉火添薪？

十日谈

书与人

责编：郭影

眼下春光明媚，正好可以集中精力看蔣力的书。